

寒夜记食

王开生

立冬过后，瑟瑟秋风渐生肃杀之气，气温跟着转凉。而真正开始冷起来的时候，得到小雪节气之后。

冬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，这是我多年来的切身体悟。一来年底有了休假的余暇，时间相对宽松；二来避开了旅游高峰的拥挤和混乱，出行成本亦低。记忆中留存的几处冬游的温暖片段，时不时地涌入脑际，快速切换成画面，一帧帧，像是幻灯片划过。

前几日在一家徽菜馆又吃到了睽违已久的“毛豆腐”，蓦地把时光拉回到二十二年前的一个冬天。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来到古徽州渔梁坝。清澈见底的练江之水哗啦啦地从渔梁坝上流淌过了千年，两岸的林木、白塔和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，如梦如幻，倒映水中，恍若一帧清新脱俗水墨淋漓的山水画卷。我朝江边的一叶扁舟招了招手，一位头戴斗笠的老者撑一条长杆，悄无声息地划了过来，我跃上小舟，老者手握长杆用力往岸边一撑，小舟似离弦之箭，奔向练江深处而去。

回到岸边已近黄昏，岸上人家灯火可亲，街角一位大嫂热情地邀我去她家里吃农家饭。大嫂家住的是徽派建筑的老屋，在厅里坐定，大嫂推荐了徽州的毛豆腐、冬笋炒腊肉，我欣然答应。只是不知毛豆腐为何物。大嫂自房梁上取下一竹篾篮子，提到我跟前，篮中一块块码好的白豆腐上，长出了一层一指长的细白绒毛。“长毛的豆腐也能吃？”我疑惑地问，“能吃，好吃着嘞。”大嫂边应声边拿着毛豆腐向厨房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毛豆腐上桌了。其实毛豆腐的做法很简单，两面煎至金黄后，带上辣椒蘸酱，蘸着吃，味道还真不赖，自此，我记住了不走寻常路的徽州毛豆腐。那一盘油光晶莹的冬笋炒腊肉，配上一碗白米饭，吃得席卷残云，尽兴而归。临出门，好客的大嫂抓上一把冰糖橘，硬塞到我手中，说拿着路上吃。出门，一轮寒月斜照在渔梁坝上，凄美动人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渔梁坝那位大嫂的模样早已模糊不清，但那盘徽州毛豆腐和那一把冰糖橘，深刻记忆。

六年前的小寒时节，我背着双肩背包，独自来到黔东南的镇远古城。相邻城市的朋友，特地驱车几百公里赶来小城陪我，还带了另外一位朋友，给我接风。山区的冬日，天黑得早，五点钟刚过，马路上已亮起街灯。六点钟，朋友开车拉上我，去找一家曾经熟悉的特色土菜馆，犒劳我。车子在山里转了半天，到了目的地始知，土菜馆早已关门歇业。一行人在乌漆麻黑的山里的兜来转去，寻找深夜食堂。

在山坡上一户人家的老屋前，我们终于停下了车，听朋友说，店家过去和他有过交往。进门后，我愣住了，空荡



插图 阿占

荡的木屋里没有一丝烟火气，又阴冷得厉害，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吃饭的地儿。里屋一位七八岁的小朋友趴在一張小桌上，写作业，见到生人来，害羞地瞥了我们一眼，又埋头写作业了。

我们围在一张矮方桌边，拖过几把塑料矮方凳坐下。朋友问老板娘有什么好吃的，老板娘说，大冬天的也没什么客人，有什么吃什么吧。她请朋友到厨房看着食材点菜，我好奇，干坐着也冷，就跟着过去看热闹了。总算勉强点出了几个菜。不一会，老板娘先端来一盆炭火，置在矮方桌的正下方，方桌的中心，有个圆窟窿，火苗的热气顺着圆洞升腾蔓延开来。有了炭火的炙烤，屋里慢慢变得暖和起来。四个小凉菜也上来了，分别是油炸花生米，辣子拌松花蛋，辣椒拌小红丁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拌的什么野菜。朋友拿出当地的土酒，不由分说，一人倒了一塑料杯，边喝边聊。热菜跟着也上来了，老板娘蒸了一盘自腌的腊肠，斜切大片，油汪汪的，卖相倒是不错；一盘辣子炒油麦菜，绿肥红瘦，也好。没想到，大菜还在后面，竟是一锅烟熏腊肉炒烟熏豆腐干，将铁锅搁在方桌的圆洞里，下面的炭火刚好加着热，奥妙原来在此！

铁锅里的食材不时发出“滋滋”声，香气也在老屋里弥漫，腊肉的香、腊豆腐的韧，只此一菜，越嚼越有滋味，一扫进门时的饥寒交迫。这个山里的冬夜，因陋就简，美美地吃了一顿山间野餐，微醺而归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吃过无数次的各式腊肉，也品尝过几回徽菜的毛豆腐，皆不及那两个冬夜的那两餐饭食来得铭心难忘。王安石说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。自己追寻美食的寻味之道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

生活有感

炊烟升起的乡村

姜宝凤

乡村的炊烟，喂养了悠悠岁月，只要一想起它，我的思乡情怀就会泛滥，使我久居城市疲惫干涸的身心，瞬间涌起一阵阵温热的感动。

我在乡村出生，并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。那个荒僻而人烟稀少的小山村，处处透着与世无争的淡泊。一座座低矮的土屋鳞次栉比掩映在黛色的峰峦幽谷中，蝉翼般的薄雾若隐若现漂浮在一片片青瓦之上，恰似一幅灵动的水墨画。街巷弯弯曲曲，脚下的碎石缝里，长满了一簇簇绿苔；斑驳的老墙上，缠绕着密密匝匝的爬山虎；参天的老树七股八杈如一只巨大的手，似乎要拥抱苍穹，揽月九天，在庄严而悠远的天籁声中，低语着斗转星移的历史。

晨曦中，母亲推动柴门的声音恍若隔世的音乐，打开了柔情似水的黎明。不一会儿，伴随着风箱“呱嗒呱嗒”的声响，一道笔直的炊烟从房舍升起，像乡村举起的胖胖的手指，惊起一片鸟雀。炊烟把乡村唤醒，一缕炊烟就是一户人家，就是一个坐标。新的一天里，一家人的劳作，随着炊烟的升起，既约定俗成又自然而然，井然有序。有人在庭院里刷刷地磨着农具，有人挑着水桶走在通往山泉的路上，有人解开缰绳把骡马牵到门外的草坡上……炊烟沁润着乡下人的生活，因为有了炊烟，便有了乡村的五谷丰登。炊烟也抚慰了乡下人的心事，因为有了炊烟，便有了庄稼人的安居乐业。而炊烟又诗意如我一样游子的乡愁，因为炊烟，是种在我们情深的精神的庄稼。

乡下人已经习惯了每天两顿饭的节奏，所以傍晚时分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披一身霞光，纷纷从田野里往家走。村路上牧归的牛铃叮叮响着、羊儿咩咩叫着。此时乡村上空的炊烟又开始徐徐缓缓，浓重的，似丹青妙手随意的几笔泼墨，轻淡的，宛如浣纱姑娘放手的一束白纱，弥漫成乡村上空一道美丽的风景，让人感到无比的安逸。

炊烟是乡村的晨钟暮鼓，更是乡村的胎记。袅袅炊烟，这人间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气，或白或青，由浓及淡，随风而散，因它的点缀，乡村多了一份灵动，增添了一份淡雅，融入了一份祥和。

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”炊烟既是乡村的生命图腾，也是我对故土最熟稔的记忆，它让我明白无论走出乡村多远，心依然能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

人生印记

最心仪的称呼还是“指导员”

刘俊科

一换，每个人都成了“泥猴”。卸完车，正巧碰上了夏副政委，我跟他打招呼，他从声音才辨认出是我。后来在一次会议上，他表扬我以身作则，身先士卒。其实我没有那个意识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本该如此。

那时候，队里的“政治教育”课，是由队里的政工干部自己上的。《高山上的花环》发表后，我想办法设法找到了那本杂志，利用政治课的时间给大家读，但是大家觉得一周听两次不过瘾，于是，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大家“小说连播”。这件事被机关知道了，有人说好，也有人说不好。说好的是说我的政治课灵活多样，说不好的是说我不该把小说当教材。哈哈，当时想，我的兵们喜欢，就值得了。

后来，我到了机关工作，就失去了直接带兵的那份幸福。无论职务怎样提升，我最怀念的还是当指导员时的那段时光。无论我的称呼怎样变化，我最心仪的还是“指导员”。就像我的老弟葛昌恩，几十年了，不仅是他，连他的爱人依然叫我“老指导”，一声“老指导”，饱含着多少青春的记忆和情感的激荡！人在社会，会有许多种角色的转换，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称谓的变化。但是即使千变万化，最暖心的就是最珍贵的。人生路漫漫，可走多远，也忘不了来时的路。因为那是我生命的早春，正是蓬勃向上的好时节。

昨天接到一个电话，开口就是：“指导员”，亲切、自然，如自家兄弟围炉夜话，如家人围坐共话桑麻。也引起了我以上的回忆。

1979年，社会变革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冲动。就是那一年，21周岁的我当了副指导员。跟我的兵们是同龄人，不用“打成一片”，本来就是“一片”。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学习，“同吃一锅饭，同举一杆旗”。我们队是“大专业”，人多，有四个区队，按照连纵队行进，队伍很长，要做到步调一致，那也是不容易的。可是团里偏偏要搞队列歌曲比赛。我们在大操场列队，等待出场。按照规定绕场一圈要唱两首歌。我们唱的是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和《说打就打》。那阵势，那气魄，就是一个“无敌”。得了第一，拿了锦旗，带队回到驻地，“解散”的口令一下，就是一片欢呼！我们的黑板报也是常常得奖，记得住的通栏标题有两个《假如是雷锋他会这样做》《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》。有的还被搬上了《人民海军》报。

当指导员的时候，我23岁，在团里是属于最年轻的指导员了。政委跟我谈话的时候说：“要大胆工作，放开手脚，出了问题我们给你撑腰。”后来想想，政委的话里都是爱啊！那个年代，领导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只管干好工作，你的事我们管。”那时候我们的生活、训练条件是很简陋的，但是没有喊苦叫累的。记得我们修操场，挖地基，都是车推肩扛，但是场面永远都是热火朝天的。有一次我带队到普吉路货场拉水泥，为了节约经费，团里买的水泥都是散装的，我们要一锹锹地从“闷罐车”箱里，把水泥装满卡车。那是夏天，我们穿着凉鞋，在水泥里站一会儿，脚就烧得火辣辣的疼。我就让大家分成几个小组，三两分钟